

重读抗战家书

重读吉鸿昌家书

李平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走到生命的尽头。他写下一首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壮烈牺牲时，他才39岁。今天，重读他的这首绝命诗，重读他在走上刑场前几个小时写下的家书，字字都能感受到他对祖国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和对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首那段岁月，无数中华儿女奔赴战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流血牺牲，在战斗的间隙写下了一封封情深意切的家书。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有抗日名将吉鸿昌的家书。

吉鸿昌，生于1895年，河南扶沟人，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用实际行动和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今天，重读吉鸿昌的家书，字字滚烫！“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是的，他是为时代而牺牲的英雄。这些文字穿越历史的长河，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8年前，24岁的我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任教。我的家乡黑龙江省安达市任民

镇也是烈士的故乡，流传着许多英雄的故事。我选择回到家乡任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将红色精神传承下去。在乡村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中，那些朴实、动人的话语仿佛穿越了时空，直击我的心灵，让我感受到源自那段苦难日子最深处的赤诚之心。

吉鸿昌在给妻子的家书中提到：“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他是祖国的战士，也是一位父亲，透过这简单的句子，能感受到他作为父亲的关怀与责任。他深知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赴死意味着孩子会失去父亲，但他坚信，自己的牺牲是为了中国更美好的未来。这份儿女亲情、这份家国大义让我动容。

吉鸿昌将家里的余产留作“教养子女等用”，嘱托家人培养子女，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今天，每当我课堂上教导学生时，总会想起吉鸿昌对教育的重视。这种对后代的期望，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愿望。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我知道教育的责任。在这个和平年代，青春的热血与理想应该继承，要让孩子们理解历史的分量，

6月6日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举行的沈福存先生京剧表演艺术传承晚会上，播放了我的父亲沈福存40多年的演出影像。虽然图像已经模糊，但现场和视频里热烈的掌声融到一起，似乎变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演出，令人动容。

我的艺术生涯深受父亲的影响。我常常想起他为戏而生、永攀高峰的一生。

1982年，父亲以近五旬的年纪，带着充满沈氏风味的“三出半”传统戏由渝到京，一炮而红。那无疑是他的艺术生涯中短暂的高光时刻。随着我在艺术上不断成长，在京剧界声名鹊起，他渐渐成了别人口中“沈铁梅的父亲”。我想，在为女儿感到骄傲的同时，他的内心是有些失落和悲凉的。

但在我心里，父亲就是传奇和翘楚。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他入行京剧时，钟爱的旦行已走入没落的阶段，但他青衣、小生“两门抱”。他抓住一切机会向“四大流派”偷师学艺，凭借自己的灵性、悟性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自学成才，60年代以青衣戏红遍西南；当自己的旦行艺术逐渐成熟之际，却又遭遇特殊年代，不得不转行老生；70年代末回归青衣表演赴京演出，在京剧界大红大紫后回到重庆又遭遇各种意外……可以说父亲一生经历了不少坎坷。相比而言，我虽然也经历过艺术道路的波折，但有幸生在一个好的时代。我自认为，父亲的艺术天资和水平是我难以企及的。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父亲曾这样形容自己的艺术追求之路。在我看来，这个“难”有多重含义。其一，作为一名京剧艺术家，他身处偏远的西南，没有真正师从“四大流派”任何一派，50年代学梅，后学张、程、尚，都学得很像，但他并不以“像”为终点，而是始终有个意识——怎么成为自己。他不仅广纳各派特色，还吸收了电影等艺术的特点，最终形成独特的表演风格。

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我们去看他的演出，回家后他还会把录音的磁带拿来反复听，琢磨每一处唱腔、细节的处理。父亲这种在长期表演摸索过程中形成的自觉，对我影响深刻。我在表演中也会注意通过停顿、延宕、拖腔、煞尾等方法来处理细节。无论是学传统戏，还是后来创编的《金子》《李亚仙》《江姐》，排练和演出后父亲都会和我重新细抠。每次看完我的表演，他都会用温和而严肃的语气对我说：“我给你一点建议……”

鲜为人知的是，从3岁开始学戏，直到2000年我已夺得“二度梅”后，父亲才当面夸我：“铁梅，你真的唱得好！”这句最简单的表扬，我等了几十年。他是我进入戏曲之门的引路人，赐予了我艺术生命，也用爱和教导一直陪伴着舞台内外的我。

我永远记得父亲病重时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他悄悄叮嘱我：“要保管好我的资料。”他一生为京剧艺术而鞠躬尽瘁，深知这些饱含自己心血的成果对于京剧艺术传承发展所具有的宝贵价值。

如今，我身上肩负着更重要的艺术传承责任与使命。我时刻都没有忘记父亲一生为京剧艺术所做出的努力，用现代审美激活了传统戏曲的生命力，为京剧的继承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从根上找到了中国戏曲的创新之路：既保留剧种根本的风貌，又在传统中突围，赋予角色人性化和生命力。

父亲对我艺术生涯上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融入血脉的，他就像是我的一面镜子，也是照亮我艺术道路的永恒灯塔。

父亲的戏剧人生

沈铁梅



远山融入苍茫、暮色漫过蒸水河岸时，我总爱牵着孙女的手看河面的雁形灯。有一天，孙女仰着小脸问：“爷爷，大雁为什么总往衡阳飞呀？”我望着河岸来雁塔的剪影，想起第一次听见“雁城”这个名字的那个夏夜。

上世纪70年代的乡村，禾坪上的月光明亮。老唐摇着蒲扇坐在石凳上，讲起衡阳时眼里闪着光：“你们晓得不？韩愈当年在石鼓书院讲学时，湘江的浪花都安静地听他讲书呢！”他说书院里的石碑刻着朱熹的笔迹，回雁峰的古柏见过范仲淹登高望远的身影，讲到东洲桃浪时，连最不爱听故事的娘都忘了纳鞋底。

那时的我，把老唐的话在脑子里拼成画面：青石板路上走着穿长衫的读书人，湘江上的白帆驶着夕阳，回雁峰的檐角挂着明月。当老唐讲到“衡阳人喝的酒都叫雁峰酒”时，我咽了口唾沫，拽了

拽娘的衣角：“娘，城里的大雁是不是也喝米酒呀？”

后来，我们家在乡里开了家小商店，进城调货的周日就成了探宝日。棉纺厂的香樟枝叶葱茏，女工们的笑声像铃铛一样脆响。我蹲在车间外看织机飞转，觉得那雪白的棉纱比天边的云朵还要神奇。有次，老工人塞给我一块衡阳产的酥薄月饼，混着机油味的甜味，成了我对这座城市最初的味道记忆。

刚刚搬进衡阳演武坪的那两年，母亲摸着斑驳的砖墙直叹气。我至今记得她第一次看见防滑砖铺进巷子时的模样，母亲反复摩挲着青灰色的防滑砖，抬头时眼角的皱纹都绽开了：“以前雨天总怕摔着，现在这砖面踩上去踏实呢！”去年深秋，在衡阳的雁栖湖公园，退

休的王师傅用毛笔在地面上写《登楼赋》，水痕里晃着来雁塔的影子。观赏的瞬间，我脑海里浮现出在东洲岛船山书院抄录《船山全书》的那个午后，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此刻王师傅的笔锋落在地面的声音如此相似。

雁城

侯健康

那天，大学同学阿杰从深圳回来，在石鼓书院非要拉着我们扫码听AI讲解。当电子音在回廊里响起时，他忽然指着石碑上的苔痕说：“当年我们背《爱莲说》时，这苔藓还没爬上‘出淤泥而不染’那几个字呢！”夕阳从碑刻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碎成点点金光。

问”，他深知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是多么重要，即使面临生死关头，依然惦念公益教育事业。这种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青年人学习。在国家危难之际，正是有无数像他这样的人，舍小家为大家，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挺起了民族的脊梁、国家的尊严。

我的家乡东北曾遭受了日寇侵略的深重苦难，也涌现出无数宁死不屈的抗战英雄，如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孤身奋战，到赵一曼英勇就义，无不可歌可泣。吉鸿昌的家书，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祖辈们的坚韧与牺牲，也让我感受到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的责任。

前几天给孩子们讲完吉鸿昌家书后，发生了一件很暖心的事情。孩子们打算给解放军叔叔写信，他们围在桌子旁准备礼物，有的用彩笔画和战士们一起升旗的场景，有的从家里装来五谷杂粮，说这是爷爷奶奶留下的种子，带着家乡气息，希望解放军叔叔吃得饱、有力气。一个小女孩还把当时我带她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时戴的红领巾叠得整整齐齐，说要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和信一起寄出去。孩子们说：“我们听了吉鸿昌爷爷的故事，知道了要保卫祖国。以后也要像解放军叔叔一样，为国家做贡献。”看着他们认真的模样，我的眼眶有些湿润，我觉得，吉鸿昌家书的力量真的传到了孩子们心里。

每一封抗战家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都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传承。它们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传递着永恒的精神力量。

网上有一句话：“抄抄抄，抄是法宝；洗洗洗，洗成大V。”说的是抄袭与洗稿的那些事儿，如今在网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无论抄袭还是洗稿，本质上都是侵权，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

以前，人们常见的只是抄袭、剽窃。此外抄来，投到别处，发表了就算自个儿的。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的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散文被人全文抄去发表，直到后来编辑时才发现。

如今进入互联网时代，纯真的抄袭变少了，但是改头换面的洗稿却多了起来。

所谓洗稿，就是未经作者许可，对他人的原创作品进行篡改、增删，最后貌似成了另一篇文章，但实际上核心事实、主要观点、陈述方式或论证逻辑都来源于原作品，存在“实质性相似”。

其实，洗稿与抄袭、剽窃“一脉相承”，是“进化”之后的抄袭。如果说抄袭的本质近乎于“偷”，那么洗稿近乎于“骗”——既想骗过读者，也想骗过作者。洗稿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如果不详加甄别，有时不容易发现。当然，纸终归包不住火，洗稿者到最后都会露馅儿，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文偷”而已。

人们之所以反对洗稿，是因为知识产权是一个人的“智力成果”与“智慧所有权”，是人们脑力劳动的结晶，与物质财富一样，不容许丝毫的侵犯。2019年初，微信公众号上某知名自媒体推出一篇挂名“原创”的逾万字“爆款”长文，后被指涉嫌洗稿，因为其核心事实都来自一家知名媒体的记者花费长时间所做的深度调查报道。平台随即取消了其原创标识及赞赏功能。

原因很简单，人家做深度调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时间精力得出的结果，你却得来全不费

工夫、用了也不打招呼，这就很有可能构成了侵权。

洗稿的“成果”，多数为自媒体自用；也有人投稿报纸杂志谋求发表，甚至于“一稿多投”。现实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洗稿与一稿多投常常是关联着的。或者说，洗稿者更喜欢一稿多投，反正得来不甚费工夫，多投多发，以赚取更多稿费。这里面的逻辑是一致的，就是不投入对应的劳动，却想获得对应甚至更多的报酬。

无论是洗稿还是“一稿多投”，对编辑劳动都是一种消耗与浪费，也往往给媒体带来不少麻烦。学术界普遍遵循“首发”原则，媒体也是如此——我知道很多报纸都跟作者强调过“首发”的规则。

那该怎样应对洗稿呢？我认为，与洗稿者相关的平台首先要负起责任，强化管理意识，建立健全针对洗稿的听证会议机制，甚至可以增加曝光的频次，一旦确认为洗稿，就及时公布曝光，加大惩罚力度。同时，让洗稿投诉举报流程更为简明可行，无论是第三方或是被侵权者的举报，都应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从而最大可能在第一时间阻断洗稿现象的发生。

如果有严重的洗稿事件发生，甚至于涉嫌犯罪的，就需要依法加以惩罚。上海有个三人团伙，利用AI软件洗稿获利。今年初，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三名被告人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就是一个例子。

“洗稿”既违背新闻伦理，又侵犯知识产权，网络时代的“洗稿不算偷”，可以休矣！

金台随感

自行车曾经是中国县城老百姓的主要交通工具。我家就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过去从长垣到滑县，都靠骑自行车来往两地。我姥姥说，这一条路都让我的自行车轮“碾亮”啦。那时候，村里更多的老人还没有自行车，于我而言，它们更多代表着一种民间艺术。那些常年奔波在

过的村子实在太多，谁也无法尽数它们的名字。但这样一次无意间的造访，我记住了后徐村那些斑驳的院墙、墙内人家的日常生活，还掀开了那一方门帘。不过，我的手明显带着试探的意味，不像本地人那样进进出出，把门帘掀得果断自然。门帘外的风霜雨雪和门帘里的柴米油盐，我当然没有它们体会得深。我能感受到的，是绣着凤凰、牡丹的门帘在海风吹动下微微鼓胀的样子，于我而言，它们更多代表着一种民间艺术。

海上的渔民留在门帘上的汗水和泪水，我难以看见。

这看似无足轻重的门帘，其实一直飘动在渔民们的心里。出海作业遭遇恶劣天气与机械故障的事情常有，甚至被狂风巨浪卷

进苦咸的海水里，但只要想起门帘里的暖炕和欢声笑语，他们的心立马就镇定了。只要听见猎猎的风声从门帘上经过，心里就升腾起一片热焰，被海水浸泡的额头也随之昂起，因为，前方有值得期待的美好生活在等待着他们。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舒艺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本版仅接受原创首发，谢绝一稿多投。

当时，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车，因为供销社要收“自行车票”。我上班时，乡村营业所几位老职工，每人都有了一辆自行车，像是自己喂了一匹小铁驴。大家没事时，会围着自己的车子，拿着一条毛巾开始打磨擦洗，有人还在前后轮子间缠上两个红红绿绿的装饰物，叫“毛毛虫”。更有人会在自行车大梁上，缠一层早已失效的黑白电影拷贝带子。那些带子再也讲述不了银幕上的黑白故事，开始以另一种形式行走在路上，讲述一路颠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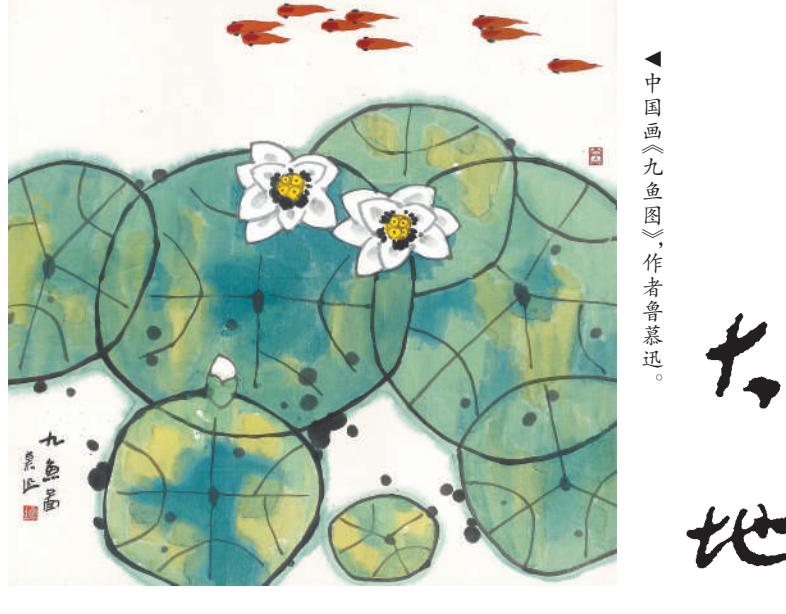
那时，我一有机会，便会骑着自行车在黄河大堤上兜风。因为年轻，能一气顶风蹬10里。从一座黄河铁塔处骑到另一座铁塔处，一路得意洋洋。

如今，时代发展太快，年轻人都会开车了。可我笨手，不会开车，依然骑着自行车。

丁酉初秋到漠河北极村旅行。那天，见到大豆田边孤零零地站着一辆老式自行车，主人正在田里锄草，我打了个招呼，骑上车在乡村小路上过了一圈瘾。在边城极地，在北方蒙蒙细雨里，这辆车，很像是多年前我丢失的那一辆，车座还有余温，散发着熟悉的气息，像故人别后重逢。

现在，我住的城市有了共享单车，我经常会骑，看那些快速的车辆从身边欢叫着跑远。医生也经常鼓励我，说，骑车对你的滑膜炎有好处，只是不要骑得太快了，别去和年轻人“飙车”。

冯杰 我的骑车史



的，远看像一座发光的小山。

天蒙蒙亮，那门帘一掀，主妇们就忙活开了。早饭多是棒子面粥与细粉丝，就着腌萝卜条，吃了顿觉精神。男人们喝着粥吃着粉，眼睛望着远处的海滩。日头高了，该出海了。临走前，总要回头看一眼自家的“门脸”，那绣着吉祥图案的门帘。

傍晚，出海的人回来了。门帘不停地掀起，带进来海腥味、汗味，还有野草的清香。晚饭后，一家人围着炕桌说话。光线透过门帘在院

子里投下灯影，帘子上的图案被放大好几倍，影子在地上游走，像是给夜归人上演着一场皮影戏。

夜深了，月光从门缝中溜进来。炕上的鼾声此起彼伏，偶尔夹杂几句梦语。院里的槐树“沙沙”响，像是在叙说从前的事情。谁家门帘没有掖好，夜风钻进了屋子，把睡梦中的人给吹醒了。

如果不是朋友领路，我恐怕永远不知道这个位于胶东龙口市黄山路镇的村子。天空下，灰青色的海岸线缓慢地蠕动着。被海风抚摸

的脸庞，我忽然想起第一次带她去雁峰寺时，她仰着头看飞檐上的铜铃，风一吹，铃声和远处的车流声混在一起，成为最鲜活的雁城晨曲。

此刻，我伫立在湘水、蒸水、耒水三江汇合的这片宝地。雁形灯正随着晚风变换阵型。我想起古代诗人们无数次低吟浅唱过的“南翔衡阳，北栖雁门”诗句。大雁选择了这座城，衡阳因此得名“雁城”。又想起孙女画里描绘的大雁，翅膀膀着古今的星辰，影子落在时代的年轮里，正用柔软的羽翼，拥抱这座永远如大雁般飞翔的古城。

前几日孙女画了幅画：湘江上漂着彩色的大雁灯，来雁塔的塔尖挑着太阳，摩天轮如同一座空中桥梁，人们在缓缓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中体验着一段奇妙旅程。她把画贴在冰箱上，歪着头说：“爷爷，你看我画的美不美？”看着孙女稚嫩

